

年 少 告

著 金 特 泡 魯 克

譯 東 旅

未 明 社 叢 書 第 二 種



行 發 社 鐘 民

革 命

革命是研究和宣傳社會革命的雜誌，是現代的最富革命性的最先進的刊物；牠負着指導真正的革命的方法的責任，牠是報告將來的福音的使者。是一般富於革命性的人們最好的讀物，是研究革命原理的人們唯一的良友。

革命執筆者，但係現代革命的先進，明瞭更深的革命意義的作家；每期每篇，都是精邃的傑作，為現代不可多得的好雜誌。

革命的定價：每週一冊，售洋三分（另加郵費），預定全年五十冊，一元五角（連郵）。

編輯兼發行處

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七十七號轉
革命週報社

一九二七年五月付印

一九二七年六月出版

(告少年一册)

(每册實價大洋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歡)

(迎)

(翻)

(印)

著者 克魯泡特金
譯者 旅東

發行者 民鐘社

廣東新會城寒豆口

藝興印務局轉

上海

光華書局

北新書局

廣州共和書局

重慶重慶書店

經售處 台州新新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店

長沙泰東書局

南昌一平印刷局

杭州光華書局

南昌光華書局

告少年

克魯泡特金著
徐東譯

今天我要同他們談話的人，是這般青年。所以那些老人們——我所說的老人們，自然是指那般精神衰老頭腦腐敗的人——只好請他們把這本小冊子丟開，不必白費他們的精力去讀牠，這本小冊子，對於他們，是毫無益處的。

我假定你的年紀，大約快到十八歲或二十歲；你剛學完了你的手藝，或是剛在學校裏畢業；你就要到社會上謀生去了。我相信你的頭腦很清楚，那些別人盡力設法要你相信的迷信，你已經完全打破了；我相信你不怕鬼神，也不去聽教士牧師們的胡說亂道。更進一步，我相信你也不是統袴子弟一流人物，他們是這個衰敗墮落的社會底可悲的產物，穿着他們的時髦衣服，扮成猢猻似的面孔，在馬路上出風頭；在他們的年紀還這樣輕的時候，已經是除了花費一切貪圖逸樂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念頭了！

……我假定你和這類人正相反，你是有良心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要同你談話。

我曉得你所碰到的當頭問題——你問過你自己好多次：『我去做個怎樣的人呢？』其實，一個人在青年的時候，誰都知道，他所以費了好幾年的工夫，去學習一行手藝，或研究一門科學——這些學習研究的費用，都是社會供給的，大家應該特別注意這一點！——並不是想利用他的學識技能，當做一個掠奪的工具，去謀他自己個人的私利；他的理想，是要總有一天，應用他的智慧才能學識；以幫助現在儉生苟活於窮困中，愚昧中的人們去實行解放，除非是他已經確確實實地墮落了，完完全全地變壞了，否則，他決不會沒有這個理想的。

你是一位有這個理想的人，可不是嗎？好極了，讓我們想想看，你必得要怎樣做，才能使你的理想，變成事實。

你的家境怎樣，我可不知道。也許你的命運好，有錢讀書，研究過科學；你就

去做個醫生，做個律師，做個文學家或是科學家了；你的前程，是很遠大的；你初到社會上服務去的時候，已經有了豐富的知識，熟練的技能了。也許你沒有好命，不能受高等教育，你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勞動者，你的科學知識，是僅僅限於在小學校裏學得的那一點點兒，但是你却有了機會，去直接觀察現在的勞動者，他們的辛苦生活，是多末的困難疲勞呵！

我先和受過科學教育的人談談，然後再和勞動者說話；我假定你是受過科學教育的。先假定你是要去個醫生吧。

明天會有一位衣服襤褸的男子，來請你去診視一位病婦。他把你領到一條狹巷裏，那裏兩側的住戶，幾乎可以在行人頭上握手；你借着一盞搖搖欲滅，非常微弱的燈光，在醜惡腐臭的空氣中，上了鋪滿灰塵的樓梯，爬了兩層，三層，四層，五層，才在一間陰暗冷濕的房間裏，看見那位病婦，躺在一張破牀上，蓋着骯髒的破被。幾個面色蒼白青黑的小孩們，只穿着一點單薄的破衣服，冷得發抖，呆呆地大瞪着眼睛

着你。

她的丈夫，一生辛苦，無論是怎樣重的工作，每天總是勞働十二三個鐘頭；可是現在他失業已經三個月了。在他那行職業裏，失業是照例每年都有的，本算不得什麼一回稀罕的事；不過他從前失業的時候，他的妻子，可以出去做做短工——也許是洗你們的襯衫——每天賺得一兩角錢；但是現在呢，她臥病不起，已經有兩個月了，這家庭於是更加窮困悲慘，不堪言狀了。

醫生先生呵！你一看就知道她的病源，是由於貧血，營養不足和缺乏新鮮空氣，你給這病婦，開什麼方子呢？你叫她每天多吃點滋養的東西嗎？叫她到野外遊散遊散嗎？叫他換一間乾燥的，空氣流通的寢室嗎？這是怎樣的嘲笑譏諷她呵！要是她能夠辦到這些東西，她用不着等你的指教，自己早已會做了！

如果你的心腸很好，言語很直爽，態度很誠懇，這家裏的人們，會告訴你許許多多困苦可憐的事情。他們會告訴你，隔壁住的，是個可憐的燙髮衣服的女子，她咳得那

樣的利害，你聽了也要傷心；下一層住的小孩們，全都患了寒熱病；住在第一層的洗衣婦，也是一樣的又窮又病，她也不會活過這個冬天了；隔壁這所房子裏住的人，情形還更壞！

你對這些病人們，要說什麼話呢？勸他們改良食物嗎？轉地療養嗎？少勞苦點嗎？……這些話，你當然想說，但是你決不敢說出口的喲！於是你會心痛如裂，滿口呢呶地出來了。

第二天，對於那些住在狗窩似的破屋裏的人們，你還在默想着，你的同事告訴你，昨天有個僕人，用一輛華麗的車子來接他。這一回是去為一位闊人家的太太診病，這位太太，一生專門講究打扮，交際，跳舞，及和一位獸丈夫口角，時常通宵不眠，現在已經是憔悴不堪了。你的同事，勸她生活不要太放蕩了，飲食也該喫點清淡的，常在新鮮空氣裏散步，脾氣也不要太暴躁了，並且因為從來一點也不做生產有用的工作，該在臥室裏多多少少做一點輕巧容易的體操！

貧苦的婦人，因為一生辛苦，既不能得到充分的食物，又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現在死了！闊人家的太太，因為一生閒着，從來不知勞働是怎樣一回事，現在也衰瘦了！……

如果你是一位隨隨便便，性情軟弱的一類人，對於什麼事，都能忍耐得住，便是看見那最令人憤怒的事，也不過是微弱地嘆一口氣，喝一杯酒，聊以自慰，那末，時間久了，對於上面所說的那種不平的事，你也會覺得不足為奇了；你的獸性，會愈加猖獗，除了希望維持你自己在享樂階級中以外，你再也沒有別的念頭了，再也不會去與窮人為伍了。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人」，如果你的一切情感，都能變成有意義的行為，如果你的理智，還沒有被你的獸性，完全殲滅，那末，你會有一天，回到家裏，對你自己說：『不，這太平了！這樣的事，應該早些消滅才對。只是治病，有什麼用，我們必得要預防疾病才行。要是大家的生活，稍微改善一點，知識也稍微進點步，我們統計表裏疾病和病人的數目，一定要減少一半。一切醫藥全都丟掉吧！我們』

首先需要的，是空氣，食物，不是太過度的工作。這些東西，倘是沒有，那末，所謂醫生的職業，只是欺騙和愚弄罷了。」

到了那時，你會明白社會主義了。你要澈底地研究牠了；如果你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覺得利他主義，對於你並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名詞，如果你用自然科學家的嚴正的歸納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你最後自然會到我們隊伍裏來了，你也會與我們一樣，努力去幹社會革命了。

但是也許你會說：「實行的事業，我是不幹的！我們應該去做天文學家，物理學家，或化學家，大家都去獻身於純粹科學。純粹科學，是永遠會有好結果的，就是對於現在的人，沒有多大益處，我們將來的子孫們，終會得到利益的。」

我們應該先商量一下，你的獻身科學，是要在科學裏尋求些什麼。你所尋求的，是不是只是快樂？——我也知道，研究自然界的神秘，運用我們的智力，當然是有無限的快樂的。——要是這樣，我要請問你了，爲了自己快快樂樂地過活而研究科學的

學者，與那位借酒以尋一時開心的醉漢，究竟有什麼分別呢？不錯，學者的選擇快樂，來得更聰敏一點，他的快樂，比較醉漢的，來得濃厚一點，永久一點，除此以外，其餘都是一樣了。學者也罷，醉漢也罷，都是懷着一個同樣自私自利的目的——自己的快樂。

但是你決不如此，你是決不情願過那種自私自利的生活的。你所以要研究科學，是想爲人類盡力，你是抱了這個理想，纔去研究科學的。……

好一個虛空的妄想呵！其實，我們裏面，不論那一位，當初獻身於科學的時候，誰沒有抱過這個妄想的呢！

如果真的，你真正還爲人類着想，你研究科學的目的，是爲了人類的幸福，那末，你一定會遇見一個可怕的難題了；因爲，只要你還有一點批評的精神，你一定立刻會看到，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科學不過是一個奢侈品，只能使那少數人的生活，格外快樂，對於人類的大多數，是絕對不能給與絲毫利益的。

科學證明了宇宙觀正確的概念，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但是現在真能知道這些概念的人，有真正科學的批評精神的人，究竟有多少呢？在至今還抱着野蠻人的偏見及迷信，因此還爲宗教驅賊們所愚弄的幾億兆人之中，不過僅僅是幾千人罷了。

進一步說，對於生理的及精神的衛生，科學也已經給我們許多合理的基礎了，但是請你張眼看一看，實際上的成績如何。科學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才能保持我們身體的健康；應該怎樣辦，才能使人類社會，平安快樂；科學也把得到知識的及精神的幸福的方法，指教我們。但是在這兩方面，科學家費了這樣多的心血，研究所得的結果，都實行了沒有呢？誰都知道沒有。這是因爲什麼呢？這全因爲，在現在，科學只是爲了少數特權者的；這全因爲，現在社會的不平等，把社會分成兩個階級——一面是工錢奴隸，一面是資本盜賊——所以使科學家給我們的關於合理的生活情形的一切教訓，對於十分之九的人類，毫無用處，不過是些最可傷心的嘲笑話語罷了。

我還可以再舉許多例，但是我不必多說了；我只請你不要天天躲在書房裏，永遠

埋頭書本中，只請你出去到社會上，留心觀察一下，你自己隨時隨地，自然會找到許多證據，證明我的話是不錯的了。

在現在的時候，我們已經不必去增加科學的真理，不必去尋求新的發明了。最重要不過的事，是要將科學已經發明的真理，傳播開來，應用到實際生活上去，使成爲大家公有的東西。我們應該設法，使人類全體，都能了解而且應用科學的真理：這樣辦，科學才不至於永遠是個奢侈品，而變成大家生活底基礎了。這樣辦，才合乎公道！

進一步說，爲科學本身計，也非如此不可。因爲科學要先有一個能夠容受牠的新發明的真理的社會，才能有真正的進步。例如『熱底機械的起原論』(The Theory of the mechanical origin of heat)在十八世紀，已經有人發明了，與現在希耳因(Hirn)及克勞修司(Clausius)所立的公式，完全一樣，但是埋沒在學士院的報告裏至八十年之久，直到了物理學的知識，較充分的傳播起來，使有一般人有容受這學說的可能，

於是這學說，才爲世人所注重。又如伊拉斯莫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底關於物種變化（The Variation of Species）的理論，要經過了三代，才從他的孫子（這是指查理士達爾文（Charles Darwin）所著物種原始始於一八五九年出版。祖父伊拉斯莫斯達爾文，醫生，科學家兼詩人，生於一七三一年卒於一八〇二年——譯者註）的口裏，得到世人的贊同，而且還要受當時輿論的壓迫，方爲官學派的學者們所承認。學者也是與詩人或藝術家一樣，永遠是他自己所活動，所教訓的社會底產物。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了解了這種思想，你自己一定會明白，現在比什麼都重要的事，就是要把現社會——現社會，使少數的學者，裝滿了科學的真理，而使其餘的全人類，還是與五世紀十世紀以前的人一樣，就是說，還是與奴隸和機械一樣，連已經發明的真理，都不能了解——實行根本的改造。你如果有了這個思想，如果明白了這個偉大的，人道的而且的確確科學的真理，你對於純粹科學的興味，自然會消失去。你一定會去研究改造社會的方法，如果你研究社會問題時，也你用你研究科學時所用

的公平態度，你一定會相信社會主義了；你一定會撇開那些論辯邪說，來加入我們裏面了；你再也不情願去辛辛苦苦替那已經很幸福的少數資本家作事，再也不情願還去替他們謀幸福了，你一定會用你的學識和熱心，來專為被壓迫者盡力了。

到了那時，你一面覺得你已經盡了一個應盡的責任，一面你的情感與行為，完全一致，絲毫沒有矛盾，那時你一定會覺得你自己有許多多能力，是你以前連夢想也想不到你會有的。到了後來，終有一天——而且無論如何是不遠的了，雖然你的教師們盡力否認——終有一天，我敢說，你所盡力預備的社會改造完成了，到了那時，大家共同去研究科學，成千成萬年富力強的勞動者，也來用他們的力量，去替科學盡力，那時的科學，得到這樣多的生力軍，一定會有猛烈的進步，現在科學這樣慢的進步，與那時的情形比起來，簡直是小學生們簡易的練習罷了。

到了那時，科學所給與我們的快樂，才不是少數人的私有品，而是大家的公有物了，到了那時，才去享受科學的快樂吧！

假使你剛學完了法律，要去當一位律師了，也許你對於你的將來的活動，也有不少的妄想，——你看，我是假定你是一位最高尚的人，不自私自利，知道愛及他人的！你也許想：『把我的一生，貢獻在反抗一切不平的事上面，繼續地勇猛地奮鬥！用盡我的能力，天天努力，去得到法律——法律是至高無上的公道之表現——的勝利！還有那種職業，能比律師還更高尚的呢！』你於是到社會上服務去，對於你自己以及你所選擇的職業，都充滿了希望。

別做夢了！我們來隨便翻開一本法庭報告，看看社會上實際情形，究竟怎樣。

現在有位有錢的地主，要求官廳趕走一位欠租的佃戶。從法律的立腳點看來，這件事是很明白，一點也不成問題的：這位佃戶既然不能付租，滾蛋就是了。但是我們如果仔細調查調查事實，我們會知道這事的真相如下：那位地主，天天把他的租金，浪費在花天酒地上面，而佃戶呢，却是天天從朝到晚極其辛苦勞動。那地主自己對於

改良他底土地的事，一點也沒有做，但是因為鐵路的敷設，新路的修築，沼澤的填埋，荒地的開拓，五十年來，地價漲高三倍了；而那位勤勞辛苦，對於地價的騰貴功勞最大的佃戶，却因此破家，落於盤剝重利者之手，渾身都是債，不能再付地主的租金了。法律是永遠保護財產，絲毫不能通融的；依了法律，總是地主有理。但是你，你的良心，你的公道底情感，還沒有全被法律的誑言所蒙蔽，你將怎樣辦呢？你還是主張強迫佃戶滾蛋呢？——這是法律所規定的——還是主張地主應該把他財產中因為佃戶的勞力，所增加的地價全都償還佃戶呢？——這樣辦，才合乎公道。你去幫那一方面說話呢？還是去擁護法律而反對公道呢？還是去主張公道，那末，就要反對法律了呢？

又如勞働者沒有預先通知，就去罷工，反對廠主的時候，你去幫助那一邊呢？這位廠主，利用恐慌時機，搶奪橫財，每天只給他的工人兩角錢的工錢，叫他們眼看著妻子兒女，啼飢號寒，衰弱下去；你還是依了法律，責備工人不該不先通知廠主，就

去罷工，而站在廠主一邊呢？還是去反對法律而站在工人一邊呢？依了法律，是要尊重「契約自由」的，就是說，工人既與廠主訂了契約，就不該任意罷工。但是依了公道，一個飽食終日，不愁飢寒的人和一個賣汗血以求苟活的人所訂結的契約，一個強者和一個弱者所訂結的契約，那裏是契約呵！所謂契約自由的話，不過是資本家用來騙人的詭計罷了。你還是去尊重法律，尊重那個詭計呢？還是去主張公道，而反對法律呢？

再舉一個例。在上海，（原文是巴黎）有位男人，在一家大餅店（原文是肉店）的鄰近徘徊着，忽然拿了一塊大餅（原文是一塊牛排）逃了。被人捉住，大家問他，才知道他是一位失業的工人，他及他的全家，沒有吃一點東西，已經有四天了。大家請求那個賣大餅的，放了這人，但是他無論如何，要去「講理」！他告了官，這男子被判了六個月的監禁。這是神聖的法律的意旨呵！——而你看見同樣的判決，天天都有，你的良心，還會不反抗這法律，還會不反抗現社會哩！

還有一位男子，幼年時代，教養太壞，又受虐待，一直到了長大成人，從沒有聽見過一句同情的話，後來因為要搶一塊錢，殺了他的鄰人，你對於這人，會去根據法律，要求嚴辦他嗎？其實你很清楚，與其說這人是個罪人，不如說他是個病人，是個瘋狂者，無論如何，他的罪過，是我們全社會的罪惡養成的，當然要由全社會負責：你明白了這道理以後，你還去要求處他死刑嗎？或者——比死刑還更壞——把他關在牢裏二十年嗎？

有些織工們，因為一時的絕望，放火要燒工廠，你會根據法律，主張把他們投入牢獄嗎？有個人因為一個帝王，濫殺無辜，於是狙擊了他，你會根據法律，主張把他豎禁終身嗎？有些人們，豎起革命之旗，以反叛現社會，你會去根據法律，主張把他們完全槍斃嗎？

——不不不！一千個不！

你如果對於曾經學過的東西，不是死守呆讀，而加以研究判斷；如果你把法律加

以分析，並且把那許許多多暗昧不明的邪說，統統揭開；如果你了解了法律底真正的起源和本質，你將無所不至地輕視法律了；因為法律的起源，是專為保護強者的權利的，法律的本質，無非要人尊重那人類慘酷的歷史所遺留給我們的一切壓迫，法律裏面，種種暗昧不明的辭句，無非是用來遮飾牠的起原和本質的。你會明白，你如果遵守成文的法律，非天天違反你的良心上的法律不可，這兩件東西，天天會起衝突，發生矛盾；但是這種衝突矛盾是不能長久繼續的，你或者抹殺你的良心，去做個壞蛋，不然，你一定會打破傳統思想，來和我們一起，努力去打破一切不合公道的事了，努力去打破一切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的不平了。

可是，到了那時，你會是個社會主義者了。你會是個革命者了。

你是一位青年工業家，你夢想着將科學的發明，應用於工業上，以改善勞動者的生活，你會得到多末悲痛的失望和苦悶呵！你用盡你的青年的智力，去計劃建築一條鐵路，這鐵路環繞懸崖，貫通大山，會去把被自然分開的兩國，連絡起來。但是，到

動了工的時候，你親眼看見成羣結隊的工人，因為貧乏及疾病，在那陰暗的隧道中，死亡枕籍；你親眼看見，其餘未死的工人，工畢回家，帶回去的工錢，不過幾個銅子。但是癆病蟲，却帶回去不少；你親眼看見，你的鐵路每進一尺，就有許多人的屍首作為犧牲——這全是資本家卑劣的貪婪底結果；到了後來，鐵路終於開通了，你又親眼看見，你辛辛苦苦建築的鐵路，現在成爲搬運侵略軍大砲的孔道了！……

你爲了要使生產方法，更爲簡易起見，把你青年的時光及精力，全用在一件發明上面；經了許許多多的努力，許多夜的不睡之後，你終於得到那個有價值的發明了。你去實地試驗一下，結果很好，竟超過了你的希望。但是一萬，二萬工人，却因此失業了！所剩下的，大半是童工，完全變成與機械一樣的東西了！只有三位，四位至多十位資本家，因此大發其財，舉杯相慶！你當初的夢想，果然是這樣嗎？

你如果對於近代工業的發達史，研究一下，你會知道縫衣機器的發明，對於縫工們，一點好處都沒有，絕對的一點好處都沒有；金鋼鑽鑽頭的打洞機，雖然發明了，

但是在聖哥塔耳 (St. Gothard) 隧道中的工人們，仍然死於關節固著病 (Ankylose)。一起重機發明了，泥水匠和短工，依然照常的失業；——你如果你用你研究機械問題時所用的獨立精神，來討論社會問題，你一定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在私有財產和工錢奴隸的制度之下，無論那種新發明，非但決不能增進勞動者的幸福，反而只有使他們所受的壓迫，更加利害，工作更加退步，失業的時期，更加增多，恐慌更加劇烈罷了；而真正得到新發明的利益的，只是那少數不做一事而已經享盡幸福的資本家。

你得到這個結論了！那麼，你將怎樣辦呢？

或者，你用許多詭辯邪說，先去抹殺了你的良心；後來，終有一天，把你青年時代真誠的理想，完全丟棄，一心一意只是去爭權奪利，謀你自己個人的快樂——到了那時，你進了掠奪者的隊裏去了。否則，如果你是有良心的，你會對你自己說：『不！現在的時候，不是我們研究新發明的時候！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努力去改造生產制度；到了私有財產毀滅以後，無論那個工業上的新發明，人類全體，都去得到』

利益；那億萬勞働者，現在都是機械，到了那時，也都成了能思想的人，他們的智力，一面因為受了教育，一面又因為做體力工作，格外發達，全都應用在工業上，那時機械的進步，一定會有非常的速度，五十年間所完成的工作，我們在現在，連做夢也不敢相信的。』

對於在學校裏當教員的！我向他說什麼話呢？——那把教員生活，當做一個討厭的職業的人，我是不願和他談話的，我要對他談話的，是那位在一羣天真爛漫的兒童中間，天天在他們活潑的面貌，歡樂的嬉笑裏過生活，自己覺得饒有興趣的人，是那位盡力想把他自己幼年時代所懷抱的人道思想，啓發培植在這般兒童小小的頭腦中的人。

我時常看見你很愁悶，而——眉百結的原因，我是知道的。你最愛的那個學生，他的古文，並不很好；這事的確的，但是他的心腸，確是不壞，他今天述說威廉退爾 (William Tell) 故事的時候，是多末的激昂慷慨呵！他的兩眼，灼爍有光，他好

像要馬上把世界上所有一切專制魔王，立刻完全刺死；他中心如焚，非常憤激地朗誦雪萊(Schiller)的熱情詩句：

雷奴隸正在毀壞他的鐵鏈的時候，不要怕！

站在自由人的前面的時候，不要怕！

但是他一回到家裏，他的父母伯叔，因為他對於牧師或警察，略有失禮，重重地責罵他一頓：他們教他『小心謹慎，尊敬官長，卑順服從』足足地訓責了一點鐘，他於是把雪萊的詩，丟在旁邊，去改讀那處世要訣了。

昨天你還聽見，你的最好的學生，全都變壞了：某生一心一意，只想做官，某生與資本家勾結，掠奪勞動者微少可憐的血汗工錢；而你呢？你以前對於這般青年，抱了那麼多的希望，現在你想到現社會的現實與你的理想間底可悲的矛盾了，你在納悶了。

你還在納悶哩！但是我敢斷言，不到兩年，經了許許多多次的失望以後，你會把

你所愛讀的好書丟開了，並且你竟會說：『威廉退爾當然是位很好的人，但是在我看來，終不免有點默；至於詩歌，在圍爐消寒時，確是一件再好沒有的東西，尤其是在教了一整天複利計算法以後；不過究竟說起來，詩人先生們，總是在雲霧中空想，他們的詩詞，無論是對於日常生活也好，無論是對於下次視學員的考察也好，都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呵！……』

否則，你如果不是一位那樣孱弱無力的人，你少年時的夢想，會成爲壯年時期堅強的信仰。你的理想，是要實現那廣大的，人道的教育，人人都能受到的教育，學校內及學校外的教育，但是只要你張開眼睛一看，就知道在現社會制度之下，這種教育，是不可能的，你自然會去攻擊這個資本制度的社會了，自然會去攻擊這個資本制度社會的基礎了。到了那時，被教育官廳革了職，你會脫離了學校，到我們裏面來，同我們在一起了；對於那些年齡比你來得大而學識却比你淺薄的人，你會去告訴他們，知識是件多末可愛的東西！你會去告訴他們，人類應該怎樣，能够怎樣。你一定會來

與社會主義者合作，共同努力去把現社會實行完全的改造，以得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博愛，永久的自由了。

青年的藝術家！雕刻家，畫家，詩人，或音樂家！你不看見，那曾經感動過你的先輩的「高尚熱烈的情火」，到了現在，在你以及你的朋友們，全都沒有了嗎？現在的藝術，流於平凡庸俗，你難道會不看見嗎？

怎樣會不這樣呢！那種重新發現古代世界的愉快及浸潤在自然源泉中的愉快，產生了文藝復興時代那許多傑作，這種愉快，在現代文藝裏，早已是沒有的了；革命的理想，在現代藝術裏，早已消滅，直到現在，還是沒有；現代藝術，因為沒有別的理想，自以為終於找到了一個，便是寫實主義，這個理想，沒有別的，只是呆呆板板照像似地用彩色去繪畫一粒草上的露珠，描畫一隻母牛的屁股；或是仔仔細細地用散文及詩歌去描寫一條陰溝裏的臭泥，一位妓女的客廳！

你要說了，這當然是真的，但是，怎樣辦呢？

我的回答是：

如果你以為你自己所有的「高尚熱烈的情火」，只是像一支將滅的燭光似地那樣的微弱。那麼，你很可以照你以前做過的，繼續地做下去；你的藝術，不久就會成爲一種職業，去替小商店裝飾門面，替下等小戲園去作劇本，替無聊的小報去作小說——現在的藝術家，大半已經非常快地向這方面墮落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弦，的確確與人類全體的心弦，諧和一致地跳動着，如果你是——位真詩人，有一雙詩人之耳，能聽「人生」，那麼，你親眼看見這個「痛苦之海」，牠的波濤，日漸澎湃，四週圍住了你；你親眼看見這些飢寒欲死的平民；你親眼看見這些累累堆積於礦穴裏的死屍；你親眼看見這些壘寨脚下，堆積如山，斷手別足的革命英雄的屍體；你親眼看見，這些成羣結隊被流放的革命者，或去葬身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窖裏，或去曬死在熱帶孤島的海岸上；你親眼看見這個正在酣鬥中的最後一戰；你親耳聽見這種敗者的慘呼聲及勝者的歡樂宴；在這個爭鬥中，你親眼看見一面是英

雄氣概，高尚熱情，一面是怯懦陰險，卑鄙狠毒。你再也不能袖手旁觀，靜守中立了：你一定會來加入被壓迫者的隊裏來了，因為你很清楚那「美」，那「高尚」，以及那「生命」，都是永遠讚美那為光明，為人道，為正義而奮鬥的人的！

够了！你不要我再說下去了！

你一定要說了：『怎樣辦呢？如果純粹科學，只是一件奢侈品，醫生這個職業，只是一件騙人的事，如果法律是件最不公道的東西，如果工業上的新發明，只是給資本家一個掠奪的工具，如果學校遇見了聰明人，一定只有失敗，如果藝術沒有革命的理想，一定只有墮落，那末，其餘還有什麼事，我可以去做的呢？』

我來回答你：

有一件最偉大最令人奮發興起的事業，幹這件事時，你的行為，與你的良心，會完全一致，毫無矛盾，這件事業，是最高尚最能幹的人所樂意幹的。

一件怎樣的事呢？ 我來告訴你。

告 少 年

二五

三

——這裏有兩條路，聽你選擇：或是漸漸地抹殺你的良心，終有一天，你這樣一說了事：『只要我能够享盡一切快樂，只要平民永遠是如此的愚蠢，讓我這樣做，那麼，人類全體，便是都滅亡了，也與我無關！』——或是去加入社會主義者隊裏，與他們一起，去努力幹現社會的根本改造。這個結論，是我們前幾章的分析底必然的結果。凡是不太愚笨的人，只要他稍微能够打破一點他所受的資產階級教育的詭論邪說，只要他稍微能够攻破一點他底親友們底自私自利的意見，如果他對於他底四週的事物，能夠公平忠實地加以判斷，那麼，我們底這個結論，無論如何，也一定是他所得到的，因為只有這個結論，是合乎論理的。

你一得到了這個結論，一定馬上會發這個問題：『怎樣辦呢？』

這個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只要你脫離你現在所處的環境，只要你脫離那輕視平民，把平民當做一羣禽獸的

環境，只要你親自到民間去，（到民間去……）這個問題，便會立刻解決了。

你可以看見，無論在那裏，無論是在法蘭西或是德意志，無論是在意大利或是美利堅，無論在那裏，只要那裏是有享受特權者及被壓迫者，那末，在勞働階級裏，一定有個偉大的運動，正在進行中，這運動底目的，一面是要把資本的封建制度所產生的一切束縛壓迫，完全破壞，使牠永遠不能恢復，一面又要替一個建在「公道」及「平等」之上的新社會，樹立基礎。那些十八世紀的農奴們所唱過的，現在斯拉夫農民還在唱着的，用以哀訴他們底痛苦，聲音悲慘，令人心碎的歌謠，對於今天的平民，已經是不夠的了；今天的平民，已經十二分覺悟了，他們不顧一切阻礙，正在那裏努力奮鬥，以求他們的解放喇！

現在的平民，時時刻刻，在那裏深思苦想，要想研究出，應該怎樣辦，纔能使這「人生」不再像今天似的，是四分之三的人類底咒咀物，而變成人類全體的幸福了。現

在的平民，正在研究社會學中最困難的問題，他們要用他們底常識，他們底觀察力，他們底悲苦的經驗，去解決這些問題。又因為要聯絡其他與他們一樣貧苦的人，現在的平民，盡力要去組織起來，聯合起來。他們組織起團體，困苦萬分地以微少可憐的捐款去維持；他們努力去和外國的平民階級攜手，他們對於預防國際間的戰爭，所做的事，遠勝於空口說白話的慈善家，他們努力地幹，務使不久會有一天，民族間的戰爭，變成不可能。因為要知道別地同志們所做的事，因為要和他們更有聯絡，因為要研究主義，傳播主義，現在的平民，維持他們自己的勞働刊物。但是受多末多的困乏，要用多末大的努力呵！到了後來，革命的時期，終於到了，平民起來，用他們的熱血，染紅戰場，他們努力前進，去爭得這些自由，但是革命以後，那些有金錢有勢力的人，反將這些自由，變成自己的特權，轉用來壓制平民。

怎樣一個繼續不斷的努力奮鬥呵！有時要去補足那些因為疲倦，墮落，壓迫而離散的同志的缺，有時要去改組被排槍及機關砲所殺散的團體，有時要去把因為大批殺

而中斷的研究，重新開始，怎樣一個前仆後繼，困苦艱難的事業呵！

他們的刊物，是由這些節衣縮食，甯可少睡，而向現社會搶得點少些知識的人所創刊的；他們的運動，是由勞働者，盡力節省，甯可忍餓，所省下的一個銅子兩個銅子所維持的；而且，他們這樣幹的時候，同時還時時刻刻地恐怕，恐怕資本家會知道「他的工人——他的奴隸，是個社會主義者」，那他們立刻會被開除，立刻會眼看他們的妻室兒女，全都陷於最窮苦最可怕的慘境了！

你如果親自到民間去，你自然會親眼看見這些事情了。

在這個繼續不斷，永無止期的奮鬥裏，勞働者，受了種種困難的壓迫，不能翻身，不知已經有了多少次，白費氣力地這樣喊問過：「這般青年，犧牲了我們，花費了我們底勞力所產出的東西，才能完受教育的，他們現在，究竟那裏去了呢？他們讀書的時候，我們辛辛苦苦地勞働着，去給他們喫，給他們穿；我們彎腰曲背，負了重擔；空着肚子，爲他們造了這些房屋，這些學校，這些圖書館；我們蒼白了臉，辛辛苦苦

苦地爲他們印了這些裝璜精美的書，我們自己連讀也不能讀，這般青年，現在究竟那裏去了呢？這般教員們，他們自以爲明白有益人類的科學——可是他們之視人類，怕還不如一種希有的毛蟲——他們現在，都到那裏去了呢？這般人們，滿口是自由自由——而對於我們的自由，天天被人蹂躪，他們從來不來過問一下——他們現在也到那裏去了呢？這般著作家，詩人，畫家，總而言之，所有這般僞君子們，他們兩眼含淚，談論民間疾苦——可是從來不肯親自到民間來，幫助我們，一同做事，——這般人，現在全都那裏去了呢？

一部分隨俗浮沉，怯懦卑鄙，對於世上一切不平，全都漠不關心；其餘的，是大多數，都輕視這般「賤民」，時時刻刻預備着去打倒他們，如果他們敢去侵犯這些「卑人階級」的特權。

有時候，當然會有一位青年，夢想革命時的戰爭，到平民裏隊去，爲的是找些興高采烈，趣味濃厚的事業，但是他一看見那革命之路是非常遠遠的，革命事業，是非常

困苦的，而且在這條路上，固然是有他所希望得到的榮華富貴，但是却也荆棘叢生，於是他就立刻離開平民了。這些人，大半是微不足道的野心家，他們在前幾次選舉運動失敗以後，現在要想來騙得平民的票了，但是到了後來，如果平民要把這些野心家平時所主張的主義，實地實行起來，他們會首先反對平民的，如果平民在沒有奉他們底——首領——命令以前，敢動一動，他們也許竟會擺準大砲，對付平民哩。

除此以外，再加上那大多數底愚蠢的侮辱，傲慢的輕蔑，卑劣的讒誣，現在資產階級的青年，對於平民的社會進化，所給與平民的「幫助」，便全在這裏了！

現在這時候，什麼事都得要人去幹；成千成萬的青年，都能找到機會，盡量發揮他們底青年的精力，他們底智力，他們底才幹，去幫助平民，幹那平民已經開始的偉大事業，到了現在，你還在問哩！——『怎樣辦呢？』

怎樣辦呢？我來告訴你。

愛好純粹科學的聽着！如果你們的的確確了解了社會主義的原理，如果你們完完

全全明白了社會革命的重要，那末，你們難道會不看見，那一切科學，都得要改造過，才能不背這些新原理嗎？在現在的科學裏，應該起個大革命，其重要該遠過於十八世紀各科學裏起過的革命，你們難道會沒有看見這一點嗎？現在的歷史，不過是一些「鬼話」，去歌頌帝王，偉人，以及議會的豐功偉績，都得要完全推翻，應該站在平民的立足點上，站在人類進化中，民衆所完成的事業底立足點上，重新寫過，對於這一點，你們會不明白嗎？那社會經濟學——現在是用來掩飾贊助那資本家的掠奪的——他的根本的原理以及他的許許多多的應用，都該從頭到尾重新編過：那人類學，社會學，倫理學，都該完完全全加以改編；便是那自然科學，從一個新的立足點看去，對於那自然現象的概念，以及那陳述的方法，也該有個大改革，對於這些事，你們難道會不明白麼？既明白了，那末，就請動手做去！把你的知識，用在一個好事業上面！最重要的，是請你用你的嚴密的邏輯，來幫助我們去打破那根深蒂固的成見，用那綜合法，來幫助我們研究出一個較良的社會組織底基礎；最重要的，是來教導我們，在

我們討論問題時，也會應用那真正的科學研究底大膽，並且還請你以身作則，做給我們看一個人爲了真理的勝利，怎樣的去犧牲性命！

醫生先生聽着！你親眼看見過那窮人的慘苦，現社會的不平，才明白社會主義的，請你今天，明天，無論那天，無論何時，都毫不厭倦地去告訴人：如果人類底生活情形，工作情形，永遠像今天這樣，毫不變更，那末，人類只有墮落，只有退化；你去告訴人：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類，永遠像今天這樣，在困苦貧乏中過日子，生活情形，絕對與科學的教訓相反，絲毫不合衛生，那末，所有一切你的醫藥，要想治病，永遠是無效的；你去告訴人：現在不是治病的時候，應該首先剷除的，是使人生病的原因，並請你去告訴人：應該怎樣辦，才能把這些原因，完全剷除。請帶着你的解剖刀，堅決果斷地來割治這個正在腐敗腐朽的現社會，來告訴我們，一個合理的生活情形，應該怎樣，能夠怎樣，而且你是一個真醫生，請你繼續不斷地告訴我們：『毒蛇螫手，壯士斷腕』，如果身體底一部，中毒患病，會害及全身的時候，那就應該毫

不躊躇，毫不遲疑地立刻把他割掉！

工藝家聽着！你是努力工作，要把科學應用在工業上，請你來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們，你的新發明所得的結果，究竟怎樣；對於那些現在還沒有勇氣向未來猛進的，我請你開導他們，使他們明白：人類現在已得的知識，已經不少，從這裏面，將來可以產出許許多多地新發明；使他們明白，社會狀況，如果較好些，工業會怎樣的發達；使他們明白，如果將來人類生產的目的，永遠是專為增加人們所需要的物品計，不像現在這樣，僅僅爲了少數人的賺錢，那末，人類生產的東西，會怎樣的豐多。你自己也不要再去替少數掠奪者做走狗了！來把你的理解力，你的辦事才，以及你的組織才，用在平民事業上吧！

詩人，畫家，雕刻家，音樂家聽着！你們如果明白了你們底真正的使命，及那藝術本身底利益，那就請你們都來，把你們的筆，你們的畫具，你們的彫刀，用在革命事業上吧。在你們底斐然成章的詩文裏，或是在你們底豔美動人的圖畫上，請把那平

民反抗他們底壓迫者底激烈奮勇的奮鬥，描寫出來；請把那曾經感動過我們底先輩的高尙的革命精神，燃燒到青年們的心裏去；請來告訴婦人們，如果她底丈夫，把他底一生，全用在那社會解放底偉大事業上，那他底活動，是多末的高貴呵！請來指示給平民看，現在的生活，是多末的醜惡呵！並請設法使他們知道，這種醜惡底原因，究竟在哪里；請來告訴大家，如果人們底生活，不處處被現社會制度底愚蠢及罪惡所阻礙，那末，將來的那個合理的生活，會是怎樣。

總而言之，凡是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如果你們還有良心，那就請你們都來——你們自己以及你們的夫人——都來把你們底知識才能，替那般需要你們最殷的人做事。不過要請你們記住，如果你們真的到平民裏來了，並不是來做首領，而是來做一起奮鬥的同伴；並不是來管轄支配人，而是到一個新環境裏來，在這裏面的人，都是向來努力前進的，使你們自己的勇氣熱情，也能得以增高；你們到民間來，與其說是爲了勸誡人，還不如說是爲了知道平民的希望，爲了把這些平民的希望，細細研究，組織

起來，使成系統……然後就繼續不斷，毫不休息地用盡青年時的熱情，努力地幹，使這些平民的希望，在實際生活上，實現出來——到了那時，而且只有到了那時，你們才會過一個完全的生活，一個合理的生活。你會看見，你們在這方面所用的努力，全都有很多的結果——而且你們會覺得，你們底行爲與你們底良心，完全一致，毫無矛盾，這個感覺，會給你們許許多多的力量，是你們以前連覺也沒有覺得的。

這個在平民中的，爲真理，爲公道，爲平等的奮鬥——在人生中，你還能找到一件事，比這更高尙的嗎？

四

我寫了三章，而且都是很長的，才能使資產階級的青年明白：他們到社會上服務的時候，一定會有許多矛盾，許多痛苦，如果他們是有勇氣的，是很誠實的，那末，他們一定會迫得要來加入社會主義者裏面，一定會來相信社會主義，一定會去與社會主義者，一同去幹那社會革命了。這個道理，其實是多末的簡單呵！但是向那般受過

資產階級環境底影響的人說話，有多少詭辯僞說，應先攻破，有多少成見迷信，應先掃除，有多少自私自利的反對，應先打破的呵！

平民階級的青年呀！今天向你們談話，我是不必像對資產階級的青年談話時那樣的反覆申說的。無論你的思想底勇氣及實現你的思想的行動底勇氣，是怎樣的缺乏，現社會的壓迫，會迫得你非變成社會主義者不可。近代社會主義，本是從平民裏面發生出來的。雖然有幾位出身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來研究社會主義，使他得到科學的證明，哲學的根據，但是他們底思想底根源，還是從勞動階級共同思想裏出來的。那第一國際底合理的社會主義，現在是最有勢力的，不是直接受民衆的影響，在勞動團體裏產生出來的嗎？當這個第一國際底社會主義產生的時候，有少數著作家，來幫助大家，他們除了把勞動者已有的思想，整理起來，使成系統以外，還有什麼功勞呢？一個人出身勞動階級，而不拚命去幹那社會革命，那就是看錯他底自身的利益，違背他底主義，拋棄他底歷史的使命了。

你幼年的時候，在一個嚴寒的冬天，到你底陰暗的小巷裏去玩耍，寒氣透進你的薄衣，汗泥滲入你的破鞋。那種情景，你難道已經忘記了嗎？便是在那們時候，你已經知道世上的不平了！你那時看見遠遠地走過那些肥胖的小孩們，穿得非常華麗，得意洋洋地望着你——在那個時候，你已經知道得很清楚，這些小孩們，雖然衣服很漂亮，但是論到聰明，論到常識，論到能力，都不及你，也不及你的朋友們。但是，到了後來，你迫得非去作工不可，每天早晨，從五點或六點起，就去關在一個醜陋的工廠裏，足足地十二小時，站在一個響聲隆隆的機器旁邊，你自己也做個機器，一年到頭，天天是跟着機器的動作，非常單調，毫無興趣地勞動着——在你作工的時候，他們別的孩子們，都去平平靜靜快樂樂地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地去受教育。到了現在，這些孩子們，聰明雖不及你，但比你多受教育，現在來管束你了，就要去享受人生底一切快樂，享受「文明」給人的一切幸福了！——而你呢？你現在是怎樣？

你工畢回家，進了一所陰濕的小屋裏，那裏只有幾尺見方的地方，却有五六個人

，擠在一起；你的母親，因為生活困難，疲乏已極，年紀雖不很大，但是因為種種愁苦，操勞過甚，看去已經很老了；她老人家給你一點麵包，一點番薯，此外再也沒別的食物了，她給你一點灰黑色的水，可憐還說這是茶哩！你在家裏，天天永遠要打算這個問題：『想什麼法子，明天才能付麵包錢，後天怎樣去付房租。』除此以外，你在家裏，再也沒有別的娛樂了。

唉！怎樣！你的父母，過了三四十年那樣貧苦的生活，你將來也非過那樣生活不可，非過那樣可憐的生活不可嗎？一生一世，辛苦勞動，全是爲了別人，使他們得以享受那金錢，知識及藝術給人的的一切快樂，而自己所得的，只是永遠發愁，怎樣去得到一塊麵包，聊以糊口，你的一生，也非如此不可嗎？自己永遠不要想得到一點高尚的快樂，自己永遠不要想得到一點那使人生美滿的東西，永遠去替那幾位高等流氓做牛馬，供給他們一切快樂，一切幸福，你甘心如此嗎？你情願辛辛苦苦，操勞一生，而平時永遠是憂愁窮苦，到了失業的時候，還要挨餓受凍嗎？你活着的時候，難到這

就是你所希望的嗎？

處在這樣的環境裏，也許你還不敢反抗，情願忍受下去。對於你的悲慘的境遇，你以為毫無辦法，能夠解決，也許你會這樣的說：『許多代以來，人們全都這樣的受罪，現在我呢？也是毫無能力，不能改變一點，我也非忍受不可！我們還是努力作工吧！盡我們的力量，勉強活命，只要將就得不餓死就行了！』

原來如此呀！不要忙！你的苦命，自然漸漸地叫你明白了！

會有一天，發生一個經濟恐慌，這個恐慌，不再像以前那樣，僅是一時的現象，而是一個大恐慌，使一個工業，完全消滅，使成千累萬的工人，挨餓受凍，家破人亡。你也與別人一樣，盡力和這個災難奮鬥。但是你不久會看見你的妻子，你的小孩，你的朋友們，因為貧乏，就這樣漸漸地衰萎，你眼看着他們，這樣的瘦弱下去，沒有東西喫，也沒有錢請醫生喫藥，就這樣地在一張破牀上，半餓半病，終於死掉了！在這個時候，大都市裏，陽光照耀的馬路上，有錢的人們，歡歡樂樂，醉飽遊蕩……現

在的大都市喲！對於牠裏面餓死凍死的人，是毫不關心的呵！到了那時，你會明白了；現在的這個社會，是多末地令人憤怒呵！你會去細想這個恐慌的原因了；你會明白，把千萬人的生命，給幾位貪婪無厭的高等流氓，任意支配，這是不平到何等地步！社會主義者向你說：現社會應該，而且能夠加以根本的改造，你那時自然會明白，他們是有理的了。

另外一天，你的主人，想從你的身上，更多榨出幾個銅子，好使他的私產，更增加一點，他又要減你的工錢了；你自然表示反對，可是他岸然自傲地對你說：「你如果不願照這個價錢作工，滾蛋吧！去喫草去吧！」到了那時，你會明白了，你的主人，非但是要盡力剝削你，把你當做一個軟弱無用的綿羊，他簡直還把你當作一個下賤的東西；你會明白了，你的主人，用工錢制度，束縛住你，還以為不足，他簡直是要使你做個奴隸。使你做個完完全全的奴隸。你怎樣辦呢？也許你低頭下氣，情願把人們應有的自尊心，完全失掉，那末，一切的污辱，你以後都會受到。但是，如果你

還有一點血氣，一聽這話，立刻心血上沖，想到你走的這條墮落的路，越過越壞，不知會到何等地步，你害怕起來，於是還罵你的主人，你自然立刻被開除了；社會主義者向你說過：「反抗吧！反抗那經濟的束縛吧！因為經濟的束縛，是一切束縛，一切奴隸制度的根源！」到了那時，你會明白這句話是不錯的了。到了那時，你自然會到社會主義者隊裏，來佔一個位置了，你會與他們一起，努力奮鬥，去打破一切的束縛，一切的奴隸制度了：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以及社會的。

還有一天，那個青年少女的事，你全知道了，她的面貌，是那樣的坦白誠實，她的行動，是那樣的活潑玲瓏，她的談吐，是那樣的流利動人，你以前是非常的愛過她的。她與貧窮奮鬥了好幾年以後，迫着離開她的故鄉，到一個大都市裏去了。她本來很知道，在大都市裏，生存競爭，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她總希望，無論如何，至少可以得到一種正當的生活。唉！現在你知道，她的遭過，是怎樣的了！被一個有錢人的兒子所引誘，被他的花言巧語所欺騙，她用盡青春的全副熱情，把她自己完完全全獻

給他了，可是結局呢，剛到一年，就被他丟棄了——所剩下的，祇是懷裏抱着的一個小孩。不過她還不灰心絕望，仍然繼續地勇猛地向前奮鬥，可是這個反抗飢寒的奮鬥，是太困苦艱難了，她終於失敗，後來不知在那個貧民醫院裏，一命嗚呼了……你聽這個消息，怎麼辦呢？也許，你會說：『這是件很平常的事，一點也沒有什麼稀奇，這不是第一次，也決不會是最後一次。』你就用許多這種豈有此理的話，想把你以前對她的愛情，完全忘掉，會有一晚，在一個茶館裏，（原文是咖啡店），與幾個粗暴下流的人在一起，你用許多醜態不堪的話，去罵這個青年女子，污辱她的名譽。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個那樣的卑鄙下賤的人，你一想到你以前的愛情，會心痛如裂；你會去找到那個引誘她的賤東西，當面數他的罪，大罵他一頓；這類事情，是天天有的，你會細細地想這種事情所以發生的原因了，你會明白，如果社會永遠是分成兩個階級，一面是挨餓受凍的窮人，一面是閒暇游蕩的富人，一面是會被花言巧語欺騙的人，一面是只想滿足他們獸性的人，現社會如果不改造，這類事情，永遠是不會停止的。

。你會明白，無論如何，現在是應該填滿這個不平的深淵的時候了，你會快地跑去加入社會主義者的隊裏了。

平民婦女呀！那位青年女子的事，你們聽了以後，難道會不憤怒嗎？你們自己的小女孩，現在是在你們的膝前，嬉笑玩耍，你們撫摩她的嬌小玲瓏的頭臉的時候，你們難道會一刻也沒有想到過，如果現社會可怕的制度不改革，她大了的時候，她的命運，會是怎樣的呢？！對於你們的妹妹們以及你們自己的小孩底將來，你們難道會一刻也沒有想到過嗎？你們的父親，一輩子受罪，天天祇是愁米麵錢，除了喝酒賣醉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快樂，難道你們情願，你們自己的兒子們，也是這樣的終身受罪嗎？！現在，無論是誰，只要他從父親那裏，得到一筆遺產，有了可以掠奪別人的資本，就可以牛馬似的，驅使你們的丈夫，驅使你們的兒子，你難道會情願，他們永遠是這樣下去嗎？現在，你們的丈夫，你們的兒子，都是被主人驅使的奴隸，被有勢力的人趕去做搗砸的肉牌，被有錢的人來做肥田的糞土，你們難道會情願，他們將來永遠是

這樣下去嗎？

不不不！一千個不！我是很知道你們的，你們的丈夫，起初是非常勇敢堅決地開始罷工，但是到了後來，却不得不必恭必敬，低頭喪氣地承認那個肥胖的大腹賈以傲慢輕蔑的口吻所提出的條件，你們一聽這消息，一定異常的憤怒，全身的血，都激動沸騰了！那許多西班牙女子，在某次平民暴動的時候，跑到隊伍的前行，露出她們的前胸，去迎接兵士們的刺刀，我很知道，那樣的女子，是你們所異常崇拜的！那位女子，因為有個惡官僚，有一天竟敢污辱一位關在牢裏的社會主義者，就親自拿了一支手槍，去把一粒子彈，放進他的胸腔裏，我很知道，你是時常提及這位女子的姓名，非常尊敬她的。（譯者按——這個女子，大概是指俄國女無政府主義者蔡蘇麗奇 Vera Zasoulitch）巴黎的平民婦女，在槍林彈雨之下，聚攏起來，鼓勵『她們的男兒們』，去奮鬥犧牲，我也很知道，你讀到這個歷史的時候，你們的心弦，一定跳動得非常利索的。

告少年

四五

平民的婦女呀！我是很了解你們的，因此我敢斷定，你們也終於一定會來與那些男子們聯合起來，一同去爲「將來」努力奮鬥。

農人們，工人們，職員們，兵士們！總而言之，你們一切誠實的男女青年呀！你們都明白了你們應有的權利了，請你們都到我們裏面來吧！請你們都來，與你們的兄弟們一起，努力去幹，預備那社會大革命吧！革命成功以後，把一切奴隸制度，完全破壞，把一切的腳鐐手铐完全打斷，把一切的舊迷信，老成言，完全打破，替人類全體，開了許多新天地，在人類社會裏，終於實現了那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能完全享受自己底勞動底產物，人人都能完完全全盡量發展他們所有的本能；大家終於能夠，過個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請不要來對我們說，我們人數太少，能力太薄弱，要想達到我們底這個偉大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我們來數一數吧！看看在現社會制度之下，我們喫苦忍辱，受這不平的人，究竟

有多少。我們農人們，終歲辛苦，全是爲了別人，把米送給主人，自己只喫點糟糠，但是我們的數目，非以億兆計不可！我們的數目，是數不清的，平民的大多數，就是我們農人。我們工人們，織綢緞，織絲絨，全供別人用，自己只能穿點破爛的衣裳，我們的數目，也是極多的；汽笛一鳴，工廠放工的時候，人山人海，各街各巷，都被我們工人擠得滿滿的，我們兵士們，平時受人指揮，聽人命令，我們去喫彈丸，使官吏們可以升官得賞，我們這些可憐的笨東西呵！直到今天，只知道去槍殺我們的兄弟們，祇要我們稍微反抗一下，那就可以看見，那幾位帽插羽毛，身佩勳章，指揮我們的官員，立刻就面無人色了。我們一切喫苦受罪，受人污辱的人，我們的人數是數不出清的，我們大海大洋似的，一切東西，全可以被我們沉沒，一切阻礙，都能夠被我們衝破。只要我們大家有決心，一刻的工夫，就可以作出那公道來。